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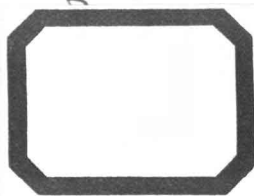
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

冯亦代 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丛书
当代部分
王蒙
余英时
郑敏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
当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冯亦代
散文选集。

卫建民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亦代散文选集/冯亦代著;卫建民编.—2版.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2249-8

I.冯... II.①冯...②卫... III.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620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15 字数 185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2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30.00 元

序 言

卫建民

—

对于一个多栖型的文化人来说，一部散文选集，就是他内在和外在的生命轨迹，他在灯下独白、又向读者诉说的个人历史。当你读他的单篇作品时，你看到的是他的侧影；当你读这部选集时，你看到的是他的全人格、他在文化事业上的代表性成果。

接手编这部选集时，我通读了姜德明先生提供的七部冯著，留意作者不断发表在报刊上的新作，并与冯、姜二位先生交换意见；最后确定，我

要以“编年史”的方法，为作者编选一部独特的个人专集。这是因为，正如开篇所言，作者是个“多栖型”的文化人，不是以文学创作为生的职业作家。他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散文随笔不是一个“类”，而是他生命长河中的一条主渠道。他在职业上是多栖的，但他生命的寄托——尤其是到了创作欲炽热的晚年，则单栖在散文的陆地上，展示冯氏散文的风采。

通过“编年”的有序线条，不但让读者看到作者的文学之路，还要看到一代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里的命运。他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他最终单栖于黏合力很强的中国文化里的奇异现象。编者的希望是双重的：《冯亦代散文选集》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研究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本备忘录。

1913年11月13日，冯亦代出生在杭州一个本应有书香的人家。父母都是留日的，一位学工程，一位学师范，他本应有一个圆满幸福的童年，生命中多几幅“教子”“课子”的图画。不幸的是，母亲刚生下他就去世了，他只有生母的传说；他只得奶妈当亲娘，在祖母的呵护下成长。

《“后市街”的童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独寂寞的孩子以怯生生的眼神看周围陌生的世界。热闹的市井生活，在他小小的心灵里有一丝凉意。

母亲弃养，父亲常年在奔波；一颗敏感落寞的心在悄悄成长。为了给儿子一个娘，冯亦代的父亲续弦，原打算让这位继母给孩子带来爱。但正如俗话说：不是谁身上掉下的肉，谁不心疼。“继母出生于南昌的一家破落户，虽属名门，式微已久，知书而不识理。”冯亦代在《父亲》中写道，“每天不打麻雀牌时，便手捧《红楼梦》；还以为一朝嫁人，夫婿须要赡养他的全家。”父亲毕竟疼爱儿子。当发现继母不慈，便下了一道休书。许多年后，父与子旧话重提，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回忆

“有一天黄昏，他带了我到夫子庙去吃了顿晚饭，两个人喝了些酒。回到公寓里，他在灯下默默地抽着雪茄烟，不时抬起眼来瞅我一下。我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平常，便说：

“‘爸，你有事要讲吗？我听着，你烟抽得太凶了’。

“父亲又抬头望了我一眼，慢吞吞说：‘三舅和四舅都劝我再结婚，说我老了，需要有个老伴，一起生活有个照应。可我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现在这样一个人生活的好，过惯了也就无所谓了。而且再和一个人结合，会生出多少事来！我没有忘记当年为了你还小，需要有人抚养，才再结了次婚。但我没有选好适当的人，使你受了委屈，我对不起你的母亲。而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再过两年大学毕业，你能够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也了却一桩心事，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在这篇题为《父亲》的回忆里，冯亦代以平淡的笔调记下了父亲当年给他掏的心里话。我最初读到原作时，正是在这个关节上双眼湿润，并联想起朱自清的《背影》。与作者商讨选目时，我说起这动人的一笔，冯亦代顿时眼含泪花，亮晶晶，一腔深情。《父亲》是作者怀旧类散文的总代表。行文如拉家常，语言明白如话，但又不是平面体，一览无余。文字的起伏，正潜藏在情感的一张一弛中；作者动情的部位，就是一篇作品中的亮点。如果说“寄至味于平淡”还是诗艺的提倡的话，《父亲》就是这种美学观的典范。

依照前述的编选思路，第一辑先画出一条纵线，把作者多部文集中纯属个人生活足迹的篇章归为一辑，构成个人自传的规模，展示冯亦代的小史。本辑所收篇目，除考虑每一篇作品在他生命历程中的位置，更考虑作品本身的强弱。在关键之处，还照应作品的连续性，保持图像的清晰度。如“听风楼”是他旧居的堂号，许多作品就是在这里写就的；这是一位文化人的作坊，也是京城文化界的一处景观，楼主的困守、转移，就不是一般的搬迁消息了。所以，《记听风楼》之后，又编入《辞听风楼》，以便对关注冯亦代的读者有个交待，明白冯老缘何从“听风楼”飞到了“七重天”。进城以后仍与党“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冯亦代，因看《〈北京人〉的演出》当了“右派”；“改正”以后，他《重看〈北京人〉》，生活又出现一个圆全的荒诞。感天动地的《一封无处投递的信》是呼唤亡妻的，曾使许多读者落泪，是作者散文中的扛鼎之作，收入选集自是当然。这篇标准的抒情散文，是作者所有作品中情绪最浓烈的一篇，像陈年老酒、加糖的咖啡，滋味深悠，有苦有甜，达到了抒情的极致。这篇名作也给泛

滥、误导了的“抒情散文”一个启示，即：深情不待抒而自泻，文章不必作自感人。譬若江河，久蓄才能奔腾，遇阻方生咆哮。作者痛失爱妻，于两周年忌日，燃一炷藏香，献一瓣心香，呼唤魂兮归来，流露出的是自己的真性情。这也是写出来的文章，但却是以泪水作墨水。人，总不能只生活在回忆里，终日以泪洗面。自《得黄氏兄妹来书》，作者因丧妻而久久无处安放的心——那柄老年丘比特的箭，一发中的，射中了爽朗的“小妹”。从此，作者真是青春焕发，用对“小妹”的爱浇灌对文学的爱，产量猛增。读读《等待》吧！真情使人痴迷，冯亦代和黄宗英的黄昏恋就是一首诗。

二

抗战军兴，冯亦代到了香港，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写小说，写散文、影评，并担任《星报》的英文电讯翻译工作。这是国难当头的时代，也是热血青年充满理想的时代。在港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文化人和有文化趣味的共产党人；其中，大名

鼎鼎的乔冠华，就是他的一位挚友。那个时期的冯亦代，对共产党、共产主义一类政治概念不一定有透彻了解，但从周恩来、乔冠华一批既有政治抱负、又具个人魅力的才俊身上，产生了一种朦胧的信念，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的：“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他更多的是从具体的、单个的个人人格及才调上，看出了一个集团的伟大。《忆乔冠华》，完全以写史的笔法，记述了他与这位官场才子的交往——重点放在滞港期间；感慨却发在解放以后。最初，他仰慕乔的才华，因此而私交；中途，乔居高位，“侯门深似海”，他与乔疏远了——章含之的文章也说，乔做官时，冯亦代从不找他；最后，乔被划入“帮派体系”，丢官得病，生命垂危，老友冯亦代才来到他的病床之侧。“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忆乔冠华》里，蕴涵着厚重的内容，沉甸甸的，散发出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能”。像《史记》的“太史公曰”，冯亦代不只记述他与乔的交往，还对乔的一生作出评价：

“他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秉情旷达，恃才傲物，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盖时势使然；不

期蹭蹬，而蹭蹬及身，亦时势使然，可悲也夫！”

比起乔冠华来，冯亦代是幸运的，因为自从“运动”悟道，决意把自己定位在著译的“听风楼”之后，虽无骏马高官的威风，却有心灵的自由；哪像乔外长，能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放言宏论，却把自己说不清楚，只得以一首小诗，在党报上表明心迹。“可悲也夫！”

第二辑的文章，全是冯亦代写人的作品。这一辑，将展示他生命旅程中的横向辐射。他交往的国际国内友人，多是学术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早期，他的友人影响了他的人格建构、写作取舍；后期，他以交友之道，从事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其意义超出了私人之谊，邂逅之情，具有文化史的价值。

写人，也是写历史人物的传记，写新知旧雨的精神风貌。此一文体，由太史公创其极致，为以后的中国散文提供了无穷的、可资借鉴的参考系数。我以为，在人物的写作上，冯亦代受《史记》的影响较深。

《忆乔冠华》，作者是写作为“友人”的乔，不是作为“外交部长”的乔，无须对乔在外交领域里

的贡献大书特书。通过亲身交往，笔录一些琐事，使读者看到了乔的另一面。作者在材料的取舍上，有意避重就轻，单写个人交谊，反而为风度翩翩的乔外长留下了一副真面目。诗人戴望舒，是作者在港期间的友人，但作者目为文学前辈，“有一天我们在‘聪明人’咖啡店喝茶。他突然问：‘你也搞创作吗？’”当作者把自己的习作交给戴，请求前辈批评时，戴望舒说：

“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这是些什么呀？大部分是模仿的，也有从我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我选了一、二篇准备刊在《星座》上。”

戴望舒对冯亦代文学作品的坦率批评，冯亦代忠实地保留在《戴望舒在香港》一文中，成为一段文坛佳话。如今，冯没成为诗人，而成了一位有风格的散文家。戴望舒独具慧眼，很早就发现了冯亦代的资质，给一个文学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真实，笔锋不躲躲藏藏，闪烁其词，是作者忠厚木讷的性格在散文作品里的体现。

在这一辑人物纪传中，作者还善于描写细节，插入闲笔，使平铺直叙的行文顿时生色、活跃起来。在《与费正清的最后一面》中，作者记他在美国访问期间，去费正清的家里作客。碰巧女主人不在，这位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便亲自给客人做饭——

“吃完饭，他建议我们大家午睡，这是他旅居中国时养成的好习惯。他还记得当时一句尽人皆知的广告词句：“饭后一支烟，快活胜神仙”，而他则是‘饭后一眯眼’，也是‘快活胜神仙’的。于是他告退，上了楼去自己的卧室，卞之琳则躺在起座间里长沙发上假寐，不一会便听得卞老的轻微鼾声，我却心潮滚滚，不能睡去。这时我听见约翰下楼的跫音，到了我的沙发旁，我张开眼问他怎么没有睡，他说睡不着，如果我也不睡，就一同到厨房里去喝点东西，大家谈谈。我起身同他进了厨房，各人斟上一杯冰啤酒。”

费正清是作者四十年代在重庆认识的老朋友。隔绝三十多年后，双方所在的国家和个人在本国的命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友重逢，彼此都有许多话要说，哪能睡着？在这里，作者

写下了费正清在中国养成的生活习惯，以及这种习惯在故人相逢后的改变。静静的客厅里，此时无声胜有声，像一幅油画，伴着卞老的鼾声，画出人世间普遍的人情之美，至情之美。作者没有夸张，没有修饰形容，只用白描，记下了“与费正清的最后的一面”，将来如拍摄有关费正清的传记影片，这就是现成的一个绝妙镜头。

有时候，一个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比他的大节更动人，更能透露他性格的秘密。因为历史人物从事的大业，主要体现在“集体的力量”里，他只是作为一分子，参与历史的创造。但在个人生活琐事里，他就是他自己——赤裸裸的自己，无法掩饰。西谚“没有一个伟人在他的仆人眼里是伟大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冯亦代是个重感情的人，许多名流友人，在他眼里只是平常人；令他终生难忘的，也是最初那些纯洁无私的个人交谊。因此，在他人疏忽、不经心，或认为琐碎的地方，冯亦代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作幸福的回忆。这是他的散文的一大特点。如在《记赵无极》里，他对这位画坛大师的艺术成就着墨不多，却详尽记下赵给他画的像的命运，特别提到赵的

前妻谢景兰怀孕后，遵照家乡风俗，预约冯亦代当未来孩子的义父。写龚澎时，他详细写下自己的妻子和龚澎上学时同住一间宿舍的情景——

“维航（龚澎原名）有两件法宝，一是书。一卷在手，深入故事人物，兴之所至，有时手舞足蹈，讲书中故事，以娱同窗学友。一是一只饼干桶。她读书读得废寝忘食，往往错过吃饭时间，起初还忍着饥饿看书，以后她父亲知道了，怜惜女儿，便每周送她一铁桶马宝山饼干。她得了这桶饼干之后，如鱼得水，干脆也不上餐厅了，除了上课之外，便是看小说，饿了就饼干桶一开，好像面对王母蟠桃园中的仙果，一面执卷，一面随手捡吃饼干。一书看完又看一书，一桶饼干完了，父亲又给送来一桶。”

在重庆时，龚澎就是一位以美貌、才干令外国记者倾倒的女发言人；建国以后，又是受万人瞩目的外交官，一生位居显要，神秘、严肃得使人生畏。但她上教会学校的这件逸事趣闻，通过冯亦代的良史之笔，得以曝光，使人感到亲切。

无论是后来的达官贵人，还是文坛的名流，冯亦代都把他们还原为人，用生动的细节为他们立

一部别传，并抒写自己对友谊的珍视。感情是深厚的，语言是朴素的。

三

在读书界，每当出现“冯亦代”的名字，人们便自然和他那些介绍英美书籍的书评书话联系在一起。确实，这是冯氏散文的一大品种，一个老品种。早在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他就为重庆《新华日报》写书评，在上海《人世间》杂志开设《书人书事》专栏，且以专栏名为书名，结集出版。

书评一体，本来就是中国散文的一个品种，有深厚的传统。不过，古代文人主要局限于对经眼旧籍的品鉴，对诗文的欣赏；是写给自己看的。自近代社会出现报纸、杂志后，书评才与小说、散文一起，成为公众读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三十年代，《大公报》大力提倡读者、作家写书评，一时蔚为大观，但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份正业，像做学问、搞创作那样，生死以之。

冯氏的书评书话，除了抗战前后的《书人书事》外，主要是七十年代末参与《读书》杂志编辑工

作时所写，从未间断。他在增订本《书人书事·后记》中写道：

自从海禁开放以来，我以能重有机会浏览英美小说杂志为幸事。但平日不事蓄积的我，哪有如此多钱去买相当于一周或半月伙食费的一本外文书；即使有此闲钱也无法换成外汇去购买。这几年幸而和老友董鼎山恢复了通信，他知我爱书，便一直将看过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寄给我，而美籍友人王章华先生又每年订赠《纽约书评》……读书之余，我也就坐下来，把看过的文章加上我对于原书作者的所知，写成文字，载在《读书》杂志的《海外书讯》栏内，以供同好，也是一种交流。

从《海外书讯》的誕生日可以看出，这是中国逐渐向外开放的一个信号。冯亦代向读者介绍一本新书，就是给中国知识界打开一扇窗户，给出版、文学界提供一份学术情报。这批书评对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像绵